

GUY DE MAUPASSANT

ISBN 978-7-220-07850-7



9 787220 078507 >

定价：13.50元

## 羊脂球

一连几天，溃败的残军都在市区内穿行。这不再是军队了，简直是乌合之众。士兵们脸上的胡子又脏又长，身上的军衣破烂不堪，既没有团队的旗帜也没有团队的番号，他们极度疲惫，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是习惯地、摇摇晃晃地向前迈着步子，一停下来就会倒下去。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温顺的、安分守己靠着固定的银行利息生活的人，他们迫于刺刀的威胁，被强征入伍；还有一些神经质的国民别动队员，他们既易受惊又易激动，既准备随时作战又准备随时开小差；他们中还夹杂着几个穿红裤子的士兵，他们是某师在一场大战中幸存的残兵；一队垂头丧气的炮兵混在这些杂乱的步兵中；偶尔还会看到头戴亮盔的龙骑兵，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步兵后面艰难地走着。

游击队员们也从市区穿过，他们自嘲自诩，给自己的团队取些虽败犹荣的称号：失败复仇队、坟墓公民队、分享死亡队，颇有些土匪神情。

他们的长官，过去的呢绒或粮食商人，从前卖牛羊油或肥皂的小贩，战争开始后，由于他们有钱或留有长胡子，被任命为军官。他们佩着法兰绒饰带，全身挂满武器，说话时声音响亮，讨论着作战计划，声称摇摇欲坠的法国是靠他们这些吹牛者的肩膀支撑着；但是他们也时常担心自己的部下——那些凶悍放荡、无恶不作的人。

据传，普鲁士人快打到鲁昂市了。

那些两个月来一直很小心地在附近的树林里警戒，有时会开枪误伤自己人，或在荆棘丛中遇上一只小兔子，也会进入临战状态的国民自卫军，这时却都回家了。他们的武器和军装，他们不久前曾在周围三法里



每个人都为自己没能像这个暴躁的妓女那样被传唤而发愁，都暗暗准备着一些奉承话以备传唤。

然而，十分钟后，她回来了，脸色绯红，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口吃地骂道：“嗯，流氓！流氓！”

人们急于想知道内情，可她却什么也不说；经不住伯爵的再三追问，她才十分庄重地回答：“不，这不关你们的事，我不能说。”

大家只得围着散发着白菜香味的高高的汤罐坐下来。虽然受了些惊吓，但夜宵还是很可口的。苹果酒的味道不错。为了节省，鸟家夫妇和两位嬷嬷叫了苹果酒，其余的人要的是葡萄酒；科尔尼特则要的是啤酒。他有一套奇特的手法开瓶盖，让酒泛起泡沫，然后把杯子斜举在灯光前观赏酒的颜色。当他喝酒时，他那精心修饰的与他心爱的饮料色彩相同的大胡子，仿佛因受到爱抚而颤抖；他斜着眼紧盯着杯子，似乎是在尽他为之而生的唯一职责。据说他毕生只有两大癖好：淡色啤酒和革命，并在思想上让两者彼此接近，甚至彼此交融；这样就使他能在品尝啤酒时不忘掉革命。

伏郎维夫妇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就餐。丈夫喘得就像一辆报废的火车头，若他边吃边说话则会更加吃力。妻子却喋喋不休，讲述自己对普鲁士人到来的一切感觉，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她是多么厌恶他们。首先是他们让她花钱，其次是她有两个儿子在当兵。她尤其爱和伯爵夫人谈天，与一位贵夫人说话让她受宠若惊。

随后，她又压低声音说了一些微妙的事，她的丈夫不时地打断她：“你最好闭上嘴，伏郎维太太。”但她却毫不在意，继续说道：

“是的，夫人，那些人，干的事不过就是吃土豆和猪肉，然后，又是猪肉、土豆，而且决不能相信他们是干净的。哦，一点都不！请恕我冒昧，他们随地拉撒。假如您看见他们整天整天地操练；他们全都在那边的一块地里向前进，向后退，向这边转，向那边转。如果他们是在耕地，或是为他们国家修路，也就罢了！但不是，夫人，这些士兵对谁都无益！

一回到旅店，大家又不知该干什么了。为了一些很小的事也发生口角。晚饭静悄悄地很快就结束了，大家都去睡觉，希望用睡觉来消磨时间。

第二天，大家下楼时都带着满眼倦意和焦躁的心情。女人们很勉强地和羊脂球说话。

一阵钟声传来。这是为举行洗礼敲的钟声。羊脂球有个孩子寄养在伊夫托的农民家里，一年也见不了一回，而且从不想他，现在她想到这个将要接受洗礼的孩子，心里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的母爱，于是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观看这洗礼。

她刚一出去，其他的人便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把椅子凑在一起，因为大家都觉得最终得作出个决定来。鸟老板来了灵感：他主张建议军官只留下羊脂球一人而让其他的人离开。

伏郎维又肩负着使命上楼去了，但他几乎是立刻就下楼来。那位懂得人类本性的日耳曼人把他赶出了门，声称只要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一直扣留所有的人。

这时，鸟夫人的下等人脾气又犯了：“我们不能老死在这里。既然这个婊子的职业就是陪男人睡觉，我认为她无权这样挑三拣四的。这是怎么搞的，她在鲁昂和什么人都搞，甚至和马车夫！是的，夫人，省政府的马车夫！我很了解他，我！他常来店里买酒喝。而现在，关系到让我们摆脱困境时，她却装腔作势，这个邈邈的家伙！……我，我觉得这个普鲁士军官表现得很好。他大概是旷了很久了；而我们这里的三个他肯定是喜欢的。然而不，他选中的是属于公众的那一位。他尊重有夫之妇。想想吧，他是主人。他只需说‘我要’，他就可以派他的士兵把我们强抢去。”

另外两个女人打了个寒战。漂亮的卡雷·拉马东夫人两眼闪闪发光，脸色有点发白，如同自己已经被军官蛮横地抓住了。

男人们一直在一旁商量，现在也走了过来。盛怒的鸟老板想把这个



“贱货”的手脚捆起来送给敌人。而出身三代大使家庭、颇有外交官风范的伯爵，则认为应当用技巧和手腕，说：“应该让她自己决定。”

于是，开始策划阴谋。

女人们互相挤在一起，压低声音，讨论是全面的，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都是很得体的。女人们更是精心寻找一些温和的话语、微妙动人的表达来说出最淫秽的事情，加工后的隐语，外人一点也听不懂；然而上流社会妇女那一层薄薄的廉耻感只是一块挡箭牌，所以她们在这放荡的冒险中心花怒放，快活得发痴，觉得这正对自己的胃口，把情爱和肉欲搅在一起，就像一个馋嘴的厨子为别人做肉汤一般。

由于事情最后发展得如此滑稽，快乐的心境也就油然而生了。伯爵也开了些有伤风化的玩笑，但说得如此得体而让人微微一笑。轮到鸟老板时，他便随口说了几个更不堪入耳的猥亵之词，却也没有人感到刺痛；后来他的妻子粗鲁直率的想法竟支配着所有的人：“既然这是那妓女的职业，为什么可以接受其他人而拒绝这个人呢？”和蔼的卡雷·拉马东夫人甚至想到，如果自己是羊脂球的话，可能就会同意这个军官而拒绝其他人。

人们如同是在对付一个被攻打炮台，长时间筹划包围计划。每个人都接受了一个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接受了将凭借的理由和将执行的手段。他们还制订了进攻方案、使用的计谋和出其不意的袭击，迫使这个有生命的堡垒就地接纳敌人。

然而科尔尼特待在一边，完全不介入这件事。

人们都全神贯注，没发现羊脂球回来了。伯爵轻轻地嘘了一声“住嘴”，所有的眼睛都抬了起来。她就在那儿。人们立即闭上嘴，而且某种尴尬让人无法马上同她说话。伯爵夫人比别的女人更熟悉客套中的口是心非，便问道：“这个洗礼有趣吗？”

仍沉浸在激动中的胖姑娘，从头到尾把洗礼讲了一遍，从人的长相到态度，甚至于教堂的构造，末了她还补充道：“有时，祷告一下是有好



两位嬷嬷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完全陷入了沉思，羊脂球则一声不吭。

整个下午，人们给她时间考虑。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她为“夫人”，而只叫她为“小姐”，人们也不太知道这是为什么，好像是要把她从过去爬上去的受重视的位置上拉下来，让她回到她原本不光彩的位置上。

快吃饭时，伏郎维先生又出现了，重复着昨天晚上的话：“普鲁士军官派人来问伊丽莎白特·鲁西小姐是否改变了主意。”

羊脂球干脆地回答：“没有，先生。”

吃晚饭时，同盟军不耐烦了。乌老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每个人都在煞费心地搜寻些新例子，但什么也没找到，这时伯爵夫人或许是突然感到一种需要，一种该向宗教求得帮助的模模糊糊的需要，便向年长的嬷嬷问起有关圣徒们在生活中的伟大行为。谁都知道不少圣徒都做过去在人们看来是犯罪的事；但只要他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誉和他人的利益，教会都能毫不困难地赦免这些罪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伯爵夫人要利用它。这样一来，或是出自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或是凡是身着教袍的人都擅长含蓄的献殷勤，或是只是由于某种巧妙的不理解，或是因容易受人利用的愚昧所致，老嬷嬷都为阴谋提供了绝妙的支持。原来，大家觉得她是胆怯的，她现在则表示出大胆、啰唆和粗暴来，她没有被决疑论<sup>①</sup>的探索弄糊涂，她的教理如铁条般坚硬；她的信仰从不犹豫；她的良心无丝毫不安。她认为亚伯拉罕的牺牲再平凡不过了，因为如果她接到上帝的旨意，也会立即杀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在她看来，只要愿望是值得称赞的，没什么能让上帝不高兴。伯爵夫人利用这意料之外的同谋者的神圣威信，让她为道德公理做了个大有教益的解释：“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

她问道：“那么，嬷嬷，您相信只要动机是纯洁的，上帝会接受一切事实，原谅一切行为吗？”

---

① 决疑论属天主教的伦理神学，主要讨论意识问题。

把您抛弃了。喂！……”

马车停了下来。她下了车，眼睛下意识地、本能地看了看车顶。确实没人。

※  
※ ※

于是她开始大哭起来，也不管身边的行人，她叫道：

“我该怎么办？”

警察走了过来：

“出了什么事？”

车夫用挖苦的语调回答道：

“这是位被丈夫扔在路上的夫人。”

警察又说：

“哦，这没关系，回家去吧。”

说完便转身走了。

于是，她开始向前走着，不知所措，如癫似狂，对眼前发生的事完全不明白。她该去哪儿？该怎么办？他出了什么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这般的遗忘，如此的疏忽，令人不可思议的心不在焉？

她兜里只有两法郎。找谁去呢？突然，她想到表兄巴拉尔来，他是海军部的一个副处长。

她的钱刚好够乘出租车；她让车夫送自己去表兄家。她到达时，表兄正好要去部里。他也像勒布律芒一样，夹着个大钱夹。

她从车里跳下来：

“亨利！”她叫道。

他吃惊地站住了：

“让娜？……您在这儿？……一个人？……您有什么事？从哪儿来？”

她双眼满是泪水，结巴地说：

“刚才我丈夫丢了。”

“去替我跑腿，快点，快！”

车站上驻着一队普鲁士士兵。另外一些站在月台的木栅栏外眺望。机车的汽笛已经呜呜地叫起来，快开车了，杜比伊先生猛地 toward 月台上一跳，不顾站长打手势制止，急忙跳进这趟列车的另一节车厢里去。

※  
※ ※

现在他一个人了！他解开背心的扣子，心跳得怦怦的，喘着气，擦着头上的汗。

列车又在另一个站台上停了下来。那个军官突然又出现在杜比伊先生的车厢门口，并跳上车，那两个被好奇心驱使的英国人随即也跟着上来了。普鲁士人在杜比伊先生对面坐下，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您刚才不愿替我跑腿。”

杜比伊先生答道：

“是的，先生！”

列车又开动了。

军官说：

“那么我用您的胡子来装我的烟斗。”

随后他把手伸向杜比伊先生的脸。

两个英国人始终是泰然自若，目不转睛地瞧着。

普鲁士人把他嘴上的一撮胡子抓住，这时，杜比伊先生反手一下就拍开普鲁士人的手，并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掀倒在座位上。接着，他气得发狂，太阳穴猛跳，双眼冒火，一只手扼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握紧拳头怒不可遏地朝他脸上猛揍。普鲁士人竭力挣扎，想拔出自己的军刀，来制服这个压在自己身上的对手。但是杜比伊先生用他那沉重的大肚子死死地压住他，不停手，不换气，也不管是什么地方，一直揍他。血打出来了。普鲁士人被扼住脖子，嘶哑地喘着气，咬紧牙关，极力想推开那个气得发疯的大胖子，但都无济于事。





你来看看我的家。”

他好像犹豫了一下，又说道：

“你还是过去的那个家伙吧？”

“这……我希望是！”

“没有结婚，是吗？”

“没有。”

“很好。你还是喜欢娱乐和土豆吗？”

我开始发觉他竟然可悲地没改变。但我仍答道：

“当然。”

“仍喜欢漂亮的姑娘？”

“至于这个嘛，是的。”

他满意地笑了起来：

“很好，很好，你是否想起了我们在波尔多的第一个恶作剧，当时我们在鲁比小酒馆里吃夜宵吗？嗯，一个多么热闹的婚礼啊！”

事实上，我也记起了这个婚礼；这个回忆让我愉快。其他的事情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其他的事；我说道：

“还有，你记起了那回我们把学监关进拉多克大爷的地窖吗？”

他笑起来，用手指着桌子，说道：

“是的……是吗……是的……你还记得地理老师莫汉先生的那张脸吗？还记得他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解地球火山原理时，我们在地球上点燃了一个鞭炮吗？”

随后，我突然问他：

“你呢，结婚了吗？”

他叫道：

“结婚十年了，我的朋友，我有四个孩子，一些令人惊奇的娃娃；你明天就能见到他们和他们的母亲。”

我们热烈地交谈着，弄得旁边的人都转过头来吃惊地看着我们。

“噢！我真幸福。”

不过她知道自己快死了，连春天也看不到了。一年后，在这长长的散步甬道上，今天的这些人们仍将来此散步，呼吸宜人的空气，带着他们又长大一岁的孩子们，心里充满着希望、温情、幸福；然而她却将躺在栎木棺材里，她今天依然拥有的瘦弱的躯体将会腐烂，在她精心挑选的用来做裹尸布的丝裙里，将只会剩下一具骨架。

她将消失了。但对其他人来说，生活仍在继续。而对 她，则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她将不再存在了。于是她微笑着，尽全力用她那被病魔损坏的双肺去呼吸果园里的芳香。

※

※ ※

她回想起来。四年前，她与诺曼底的一个贵族结了婚。那是个强壮的男人，留着胡子，肤色红润，宽宽的肩膀，头脑简单，生性快乐。

人们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一些她不清楚的财产原因。她当然很想说“不”，但却点头说“是的”，那是为了不让她的父母亲不快。她当时是个快乐的巴黎姑娘，生活惬意幸福。

她的丈夫把她带到他的诺曼底城堡里。这是一栋巨大的石头房子，周围是参天的大树。城堡的正面是一大片松林，右边是一个山口；对着一望无际、光秃秃的平原，可以望见远处的农庄。一条便道从城堡门前经过，一直通向三法里外的大路。

哦！她全想起来了：她的过去，新居里的第一天，以及她以后的孤独生活。

当她刚下车，就看到了古老的城堡，她笑着说：

“这房子不明快！”

她丈夫也笑了起来，答道：

“得了！我们习惯了这房子。你也会习惯的。我就从没烦恼。”

那一天，他们一直在接吻，因此她不觉得时间漫长。第二天，同样



如此，整整一个星期，他们简直都是在抚摸中度过的。

后来，她开始整理内务。这用去了一个月时间。时间在做一些琐事但颇费精力中一天天过去了。她明白了生活中一些小事情的价值和重要性。她知道了人们能对鸡蛋的价格感兴趣，由于季节不同，鸡蛋会贵出几个生丁或便宜几个生丁。

当时是夏季，她跑到田里去看麦收。温暖的太阳维持着她心中的快乐。

秋天到了。她丈夫开始打猎。他一大早就同两条猎狗——梅道尔和米尔萨出去了。她一人待在家里，并不为亨利的外出伤心。她很爱丈夫，却并不是离不开他。当他回来时，那两只猎狗特别能获取她的温情。每天晚上她都带着母爱对它们精心照料，不停地抚摸它们，给它们取无数个爱称，但她却从未用爱称叫过自己的丈夫。

他呢，则总是告诉她一些狩猎的趣事。描绘他遇到山鹑的地方；对于在约瑟夫·勒当迪的首蓿地里没有发现野兔而感到惊讶；或是对从勒阿弗尔来的勒夏佩迪埃先生的行为感到气愤，后者一直顺着他的地界，对着由他，亨利·德·巴尔维尔赶出来的野猪穷追不舍。

她心里想着其他事情，嘴里答道：

“是的，的确，这很不好。”

冬天到了，诺曼底的冬天，寒冷而多雨。连绵不断的大雨落在城堡那有棱有角的高大屋顶的石板瓦上，棱角分明的屋顶如同利剑般刺向天空。道路好像成了烂泥沟；乡下成了烂泥塘；人们除了雨声，再听不见别的声音；人们能看到的，只有乌鸦，它们旋风般的猛扑到田里，然后又飞走。

下午四点左右，一大群黑鸦的会飞的动物飞来栖息在城堡左边那片高大的山毛榉树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在差不多一小时里，它们在林间飞来飞去，好像在打斗，呱呱叫着，弄得浅黑色的丫枝剧烈摇摆。

她每天傍晚都看着它们，揪着心，完全融进了降临在这荒凉土地上



皮筋系着的花束。女人们蒙住眼睛，男人们低下头，害怕被花束击中。抛出的艳丽花束，飞快而驯服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又回到主人手中，立刻又被抛向另一个人。

两个年轻女人大把大把地抛空她们的花束，也迎来一阵花雨的袭击；“战斗”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感到有点乏了，她们让车夫顺着朱昂海湾大道行驶，这条大道沿着海边逶迤伸展而去。

太阳落到埃斯特瑞尔山后去了，余晖勾画出山峦那黑黝黝、锯齿般的轮廓来。蔚蓝而波光粼粼的地中海平静得像块绸缎，铺展到天边，海天一色；停泊在海湾里的船队好像一群庞大的怪物，在水中一动不动；它们的模样可怕，身着铁甲，弯腰驼背，头上像羽毛似的插着些易折的桅杆。夜幕降临后，船上的灯像眼睛一样不停地眨动闪光。

年轻的女人躺在柔软厚重的皮垫上，无精打采地看着。后来，其中一个说道：

“这样的夜晚真美妙，一切都令人满意。是吧，玛尔戈？”

另一位答道：

“是的，不错。然而总是缺点什么。”

“那么缺什么？我吗，我觉得很快活。我什么也不需要。”

“不，只是你没感觉到。不管舒适怎样麻痹我们的身心，我们心中仍希冀些……什么。”

这时，另一位笑了：

“来点爱情？”

“是的。”

她们都住了声，望着前方，后来那位叫玛格丽特的女人喃喃地说：

“生活中没有爱情是难以忍受的。我需要被爱，哪怕是条狗爱。不管你说什么，西蒙娜，我们都一样。”

“不，我亲爱的。如果我被任何人都爱，我倒宁愿没人爱我。难道你认为我会被，比如被……”

后来，他慢慢地走开，头也没回；胸肋骨凸现的老马用昏花的眼睛注视着他，嘴里因刚才的小跑吐着粗气。它一直等到这个青年农民的蓝衫消失在远处后，才低下它那瘦骨嶙峋的白头去吃青草。

由于夏季里夜晚炎热，人们把科科留在马厩外过夜，留在树林后小溪边的那片草地上。只有齐多尔去照管它。

男孩还在拿它寻开心，向它扔石头。他坐在一个斜坡上，距科科约十步远。他这样待了半个小时，不时地用石头击打老马，老马站着，被拴在离敌人不远的一根木桩上，一直盯着他，在他离开前没敢低头吃草。

然而，一个想法一直困扰着小仆人：“为什么要喂养这匹什么也不干的老马？”他似乎认为这匹可怜的劣马偷吃了其他马的草料，偷吃了人类的财产，上帝的财物，甚至也偷了他——劳动的齐多尔的东西。

于是，渐渐地，每天，小伙子只移动一点拴马缰绳的木桩，这样就缩小了老马吃青草的范围。

老马吃不饱，更瘦了，更衰弱了。衰弱得无法挣脱拴它的缰绳，它试着把头伸向那绿油油的青草，绿草离它如此之近，它已经闻到了它们的芳香，但嘴就是够不着。

后来，一天早上，齐多尔想出一个主意：不再移动拴科科的木桩。他已经把老马带到了够远的地方，完全可以实施计划了。

于是他跑着去享受他的报复。疑惑的老马看着天。这天它没挨打。齐多尔两手插进口袋，在马的周围转悠。他甚至做出给它换地方的动作，却又把木桩固定在原来的地方，然后扬长而去，对自己的发明洋洋得意。

老马见他远去，嘶叫着叫他；但男孩却跑了起来，把它独自留在这山谷里，被紧紧地拴着，嘴够得着的地方没有一株青草。

它饿极了，想去吃碰着它鼻尖的肥美的青草。它跪了下来，直着脖子，伸长流着口水的大舌头。但都是白费力气。整整一天，作了无数次艰难的努力，老马累得筋疲力尽。饥饿折磨着它，看到这一望无际的草地却吃不着草，让它发疯。

## 复仇者

当安东尼·勒伊来先生娶寡妇玛蒂尔德·苏里太太时，他已经爱上她近十年了。

从前的苏里先生是他的朋友，他的中学同学。勒伊来很喜欢他，但觉得他有点呆头呆脑。他那时常说：“这可怜的苏里不太聪明。”

当苏里后来娶玛蒂尔德·拉瓦尔小姐时，勒伊来有点意外和恼火，因为他对拉瓦尔小姐也稍稍有点钟情。这是他的女邻居的女儿，她母亲是个歇业的缝纫商人，有一小笔财产。拉瓦尔小姐漂亮，纤弱，聪明。她嫁给苏里是为了他的钱。

这样，勒伊来先生有了一点希望。他向他朋友的妻子献殷勤。勒伊来先生人长得很精神，不笨，家境也富裕。他自信会成功；但却失败了，而他却深深地堕入了情网。由于是亲密朋友的妻子，使勒伊来先生变成一个谨慎、羞怯、发窘的情人。苏里太太在认为他对自己不再有非分之想后，就完全把他当做了朋友。这样过了九年。

一天早上，一个送信人给勒伊来捎来了那可怜的女人的口信。苏里先生刚刚突然死于主动脉破裂。

他觉得受到了猛烈一击，因为他们的年龄相近。但很快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无限的慰藉和解脱的感觉传遍了全身。苏里太太自由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应表现出必要的悲痛，他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留心所有的礼仪。15个月后，他娶了寡妇。

对于这种行为，人们视为自然而然，甚至是慷慨之举。这是一个好朋友，一个善良的男人的行为。

一天晚上，由于他们俩都无法入睡，为两人青春的恢复而激动，勒伊来把妻子紧紧抱在怀里亲吻，突然他问道：

“说说看，亲爱的。”

“什么？”

“苏里……我要问你的事有点苛刻……苏里他很……很多情吗？”

她回了他一个深深的吻，喃喃地说：

“不如你，我的心肝。”

他那男人的自尊心又得到了满足，又问道：

“他大概是……呆呆的……是吗？”

她没回答。她只是狡黠地笑了笑，把脸贴在丈夫的胸膛上。

他又问道：

“他肯定很呆，而且不……不……我该怎么说呢……不老练吧？”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像是说：“是的……一点也不老练。”

他又说：

“他晚上一定让你乏味吧，是吗？”

这回，她十分坦然地答道：

“哦！是的！”

听了这句话，他再次拥抱她，轻声问道：

“真是个粗人！你和他在一起一定不快乐吧？”

她答道：“是的，不是每天都快乐。”

勒伊来感到很兴奋，脑海里对妻子过去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作了个对自己完全有利的比较。

他停了一会儿没说话。后来，感到一阵快乐后，又问道：

“告诉我？”

“什么？”

“你能否对我非常坦诚？”

“好的，亲爱的。”



“那好，就是，真的，你从未想……想……想过背叛这个傻瓜苏里吗？”

勒伊来太太害羞得小声叫了起来，更使劲地把头埋进了丈夫的怀里。但他却发现她在偷笑。

他坚持道：

“喂，真的吗？直说吧。那蠢货倒是长了个很适合戴绿帽子的脑袋！这真是好玩，滑稽！这可怜的苏里。来，来，亲爱的，你要告诉我，必须告诉我。”

他连说了几个“我”，认为如果她有兴趣欺骗苏里的话，肯定是想和他——勒伊来；于是他高兴得浑身发抖，等待着她的坦白，相信假如她从前不是个贞洁女人的话，那肯定就是他会得到她。

然而她没有回答，一直在笑，就像想起来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这下，勒伊来想到自己其实该让苏里戴上绿帽子，也笑了起来！多么可笑啊！多么诙谐啊！哦，是的，真是很滑稽。

他快乐得说话结结巴巴的：

“这个可怜的苏里，这可怜的苏里！噢，是的，他的头适合戴绿帽子。噢，是的，噢，是的！”

这时，勒伊来太太在被单下面扭动着，眼泪都笑出来了，几乎笑得叫起来。

勒伊来催着她：

“来吧，说出来，说出来。坦率点。你知道我不会因此不高兴，不愉快的，我不会的。”

于是她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是的。”

她丈夫急着又问道：

“是什么？来吧，全说出来。”

她无声地笑着，把嘴凑近想听到一个愉快的隐情的丈夫耳边，低声





她用劲挣脱开来，手指尖戳到了丈夫的鼻子。他愤怒极了，以为她动手打人了，便一下子扑向她。

他把妻子压在身下，一边用力打她耳光，一边叫道：“好，好，好，你这个婊子！婊子！”

后来他筋疲力尽，喘着粗气，站起身来，走到五斗橱前，给自己倒了杯加橙精的糖水，因为他觉得自己快晕倒了。

她蜷缩在床的尽头，号啕大哭着，感到由于自己的失误，所有的幸福都失去了。

这时，她一边哭，一边结结巴巴地说：“听我说，安托尼，到这儿来，我是骗你的，你会明白的，听我说。”

她开始准备为自己辩护，想好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和计谋，微微抬起她那戴着卷边布帽的乱糟糟的头。

他呢，也朝她走了过来，为自己动手打人而羞愧，然而却感到在自己这个现任丈夫的心底，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一种无穷无尽的仇恨，因为她欺骗了她的前任丈夫——苏里。